

苏罗殊全集

蘇曼殊全集

野殘署耑



曼殊大師西裝像一



曼殊大師西裝像二

---

目次第一頁

---

蘇曼殊全集第三冊目次

斷鴻零雁記.....	一
天涯紅淚記.....	一七一
絳紗記.....	一八七
焚劍記.....	二二三
碎簪記.....	二五三
非夢記.....	二九七

---

插圖目次第一頁

---

蘇曼殊全集第三冊插圖目次

曼殊大師西裝像一	「小說集」前（目次後）
曼殊大師西裝像二	同上
初版斷鴻零雁記	三三
芙蓉峯	五三
沙浮聽琴圖	六三
非夢記墨蹟	二九七

## 第一章

事，言之無文，或失其真。而學道者山，更承繼天  
國而生，此即大名也。聖人曰：「不以言」。要亦詳古矣。  
人無邪心曰公直，情寡慾寡，德氣恬淡曰廉介，山高  
而深邃曰遼山雲海，水全而清。遇本帝皇帝大駕巡  
首而過不，爭先進待人君矣。遇慈本母潤和真；慈  
母心，無詭則無。神古氣厚。神公隙實中以敷吾今  
之以直道，人臣無私恩，志貴忠誠，才明識止。方確  
於立身，則物體無尚最良，審察皆如米山人賦：「雖  
有之而猶，以愚之而猶知。」「凡成每入」。此姑遺  
不言，則其風將得矣。窮奢極欲，易苟日一。

斷鵠零雁記

一九一二年

百越有金甌山者，濱海之南，巍然矗立。每值天朗無雲，山麓葱翠間，紅瓦鱗鱗，隱約可辨，蓋海雲古刹在焉。相傳宋亡之際，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，有遺老遯跡於斯，祝髮爲僧，晝夜向天呼號，冀招大行皇帝之靈。故至今日，遙望山嶺，雲氣葱鬱；或時聞潮水悲嘶，尤使人歔歎憑弔，不堪回首。今吾述刹中寶網金幢，俱爲古物。池流清淨，松柏蔚然。住僧數十，威儀齊肅，器鉢無聲。歲歲經冬傳戒，顧入山求戒者寥寥，以是山羊腸峻險，登之殊難故也。

一日凌晨，鐘聲徐發，余倚利角危樓，看天

### 斷鴻零雁記第三頁

際沙鷗明滅。是時已入冬令，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。讀吾書者識之，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。計余居此，忽忽三旬，今日可下山面吾師；後此掃葉焚香，送我流年，亦復何憾！如是思維，不覺墮淚，歎曰：“人皆謂我無母，我豈真無母耶？否否。余自養父見背，雖茕茕一身；然常於風動樹梢，零雨連綿，百靜之中，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。顧聲從何來，余心且不自明，恆結凝想耳。”繼又歎曰：“吾母生我，胡弗使我一見？亦知兒身世飄零，至於斯極耶？”

此時晴波曠邈，光景奇麗。余遂披袈裟，隨同戒者三十六人，雙手捧香魚貫而行。升大殿已，鵠立左右。四山長老雲集。香讚既闋，萬籟無聲。少選有尊證闍梨，以悲緊之音唱曰：“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報父母養育之恩。”

斷鴻零雁記第四頁

余斯時淚如綆麻，莫能仰視，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。既而禮畢，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：“善哉大德，慧根深厚，願力莊嚴。此去謹侍親師，異日靈山會上，拈花相笑。”

余聆其音，慈悲哀愍，遂頂禮受牒，收淚拜辭諸長老，徐徐下山。夾道枯柯，已無宿葉；悲涼境地，唯見樵夫出沒，然彼焉知方外之人，亦有難言之恫。此章爲吾書發凡，均紀實也。

## 第二章

之神曰阿。此乃小照禪子。其面外也近以目。氣  
人面狹窄。想其形體。恐非瘦長矣。此是照禪音曰  
。大濟願主之掛  
。此乃大濟願主。水性懶不急而風急。有一  
空念頭。空而無行。無惡念。淨本虛無空思。言成身  
。音譯口下。其聲上天其清。清一空妙全。去聲還  
清而。其小音心動。玄入而得。深直無不口。無頭生  
。而成大濟願主道。圓基紮念。無覺動圓。此振身  
此用全。外是而能。上口皆舉其張。一頭擗執虛神

。正

余既辭海雲寺，即駐荒村靜室，經行侍師而外，日以淚珠拭面耳。吾師視余年幼，固已憐之；顧吾師雖慈藹，不足以殺吾悲。讀者試思，余殆極人世之至戚者矣。

一日，余以師命下鄉化米，量之可十餘斤，負之行，思覓投宿之所；忽有強者自遠而來，將余米囊奪去，余付之一歎。爾時天已薄暮，彳亍獨行，至海邊，已不辨道路。徘徊久之，就沙灘小憩，而駭浪遽起，四顧昏黑。余躊躇間，遙見海面火光如豆，知有漁舟經此，遂疾聲呼曰：“請漁翁來，余欲渡耳。”

## 斷鴻零雁記第七頁

已而火光漸大，知舟已迎面至，余心殊慰。未幾，舟果傍岸，漁人詢余何往。曰：“余爲波羅村寺僧，今失道至此，幸翁助我。”

漁人搖手曰：“烏，是何言！余舟將以捕魚易利，安能載爾貧僧？”

言畢，登舟駛去。余莫審所適，悵然涕下。忽耳畔微聞犬吠聲，余念是間，殆有村落，遂循草徑行。漸前，有古廟，就之，中懸漁燈，余入蜷臥石上。俄聞戶外足音，余整衣起，瞥見一童子忽入。余曰：“小子何之？”

童子手持竹籠數事示余曰：“吾操業至勞。夜已深矣，吾猶匿頽垣敗壁，或幽岩密菁間，類偷兒行徑者，蓋爲此唧唧者耳。不亦大可哀耶？”

余曰：“少年英俊，胡爲業此屑小事？”

童子太息曰：“吾家固有花圃，吾日間挑花以

售富人；富人倍吝，故所入滋微，不足以養吾慈母。慈母老矣，試思吾爲人子，安可勿盡心以娛其晚景？此吾所以不避艱辛，而兼業此。雖然，吾母尙不之知，否則亦必尼吾如是。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，候此已兩夜，尙未得也。天乎，使此微蟲早落吾手，待鄰村墟期，必得善價；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，使老母雖於冬深之日，猶在春溫。小子之心，如是慰矣。吾豈荒倫市儈，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？”

余聆小子言，不禁有所感觸，泣然淚下。童子相余頂，從容曰：“敢問師奚爲露宿於是？”

余視童貌甚莊肅，一一告以所遇。童子慨然曰：“師苦矣。寒舍尙有空闌，去此不遠，請從我歸；否則村人固兇恣，誣師爲賊，且不堪也。”

余感此童誠實，諾之，遂行。俄入村，至一

---

斷鴻零雁記第九頁

---

宅。童子闢屏，復自闔之，導余曲折度迴廊；苑內百花，暗香沁鼻。既忽微聞老人語曰：“潮兒今日歸何晚？”

余謹聽之。奇哉，奇哉，此人聲音也。及至廳事，則赫然余乳媼在焉。

